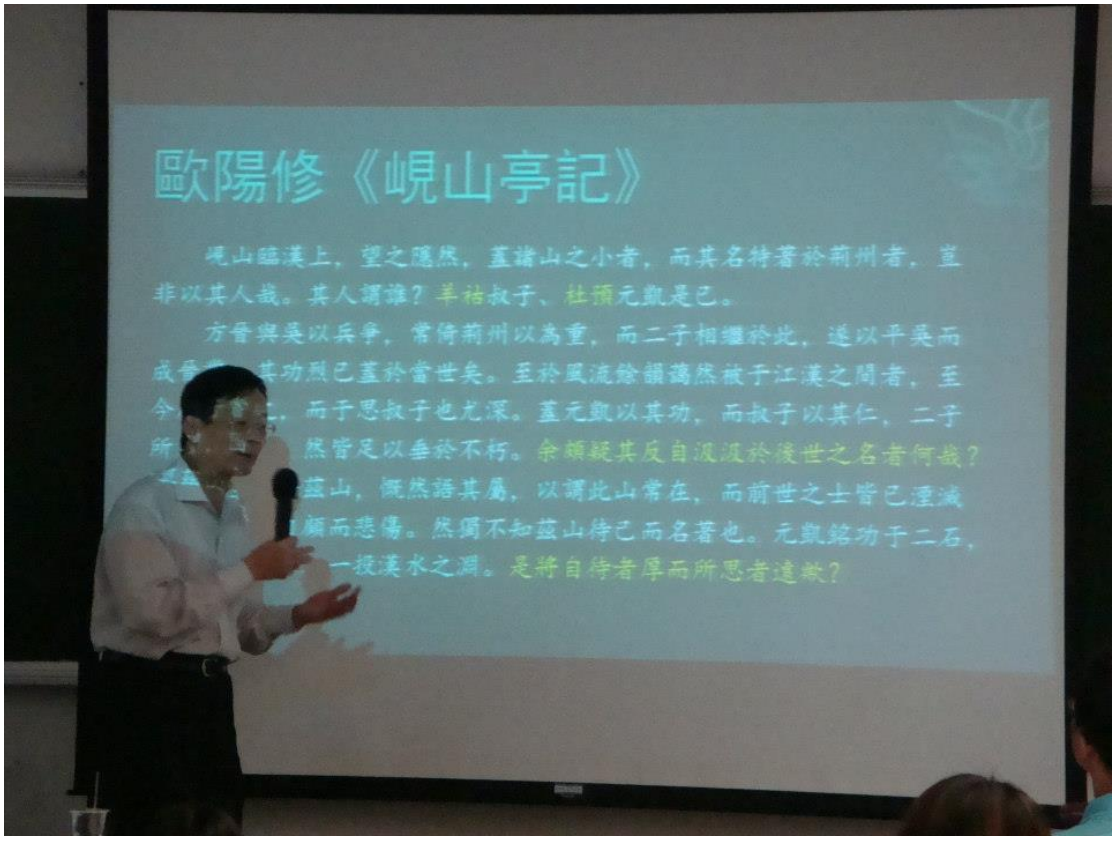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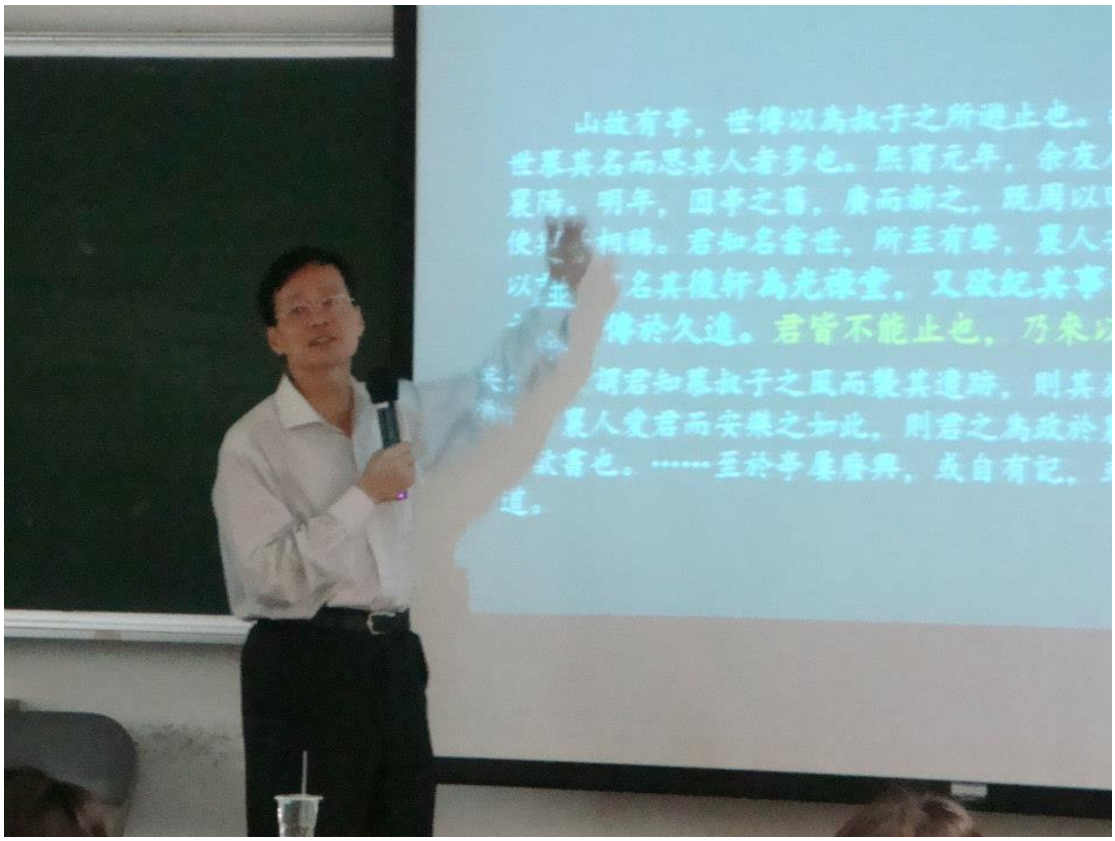

歐陽修《峴山亭記》
峴山臨漢上，望之隱然，蓋諸山之小者，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，豈
非以其人哉。其人謂誰？羊祜叔子、杜預元凱是已。
方晉與吳以兵爭，常倚荊州以為重，而二子相繼於此，遂以平吳而
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。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于江漢之間者，至
而于思叔子也尤深。蓋元凱以其功，而叔子以其仁，二子
然皆足以垂於不朽。余頗疑其反自沒沒於後世之名者何哉？
茲山，慨然語其屬，以謂此山常在，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
廟而悲傷。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。元凱銘功于二石，
一投漢水之淵。是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？


山故有亭，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。
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。熙寧元年，余友
襄陽。明年，因亭之舊，廣而新之，既周以
使
相錯。君知名當世，所至有聲，襄人
名其後軒為光祿堂，又欲紀其事
傳於久遠。君皆不能止也，乃來
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，則其
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，則君之為政於
歌詠也。……至於亭屋廢興，或自有記，
道。

歐陽修《峴山亭記》